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十五回 金兀朮興兵入寇 陸子敬設計御敵

詩曰： 漁陽擊鼓動喧天，易水蕭蕭星斗寒。金戈鐵騎連蕃漢，煙塵笳角滿關山。

卻說那人上前一步，高聲叫道：「列位兄弟，休得動手，都來說話。」那四個人正戰到好處，忽聽得那人叫，便一齊收住兵器，上前來道：「我們正要捉拿那廝，不知大哥為何呼喚小弟們？」那人指著岳大爺道：「此位正是挑梁王的岳飛！」四人聽見，便一齊下馬，來與岳飛行禮。

岳大爺亦叫湯懷眾兄弟一齊過來見了禮，便問那用戟的道：「請問眾位好漢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施名全，這用刀的兄弟喚做趙雲，那使槍的兄弟叫做周青，拿叉的叫梁興，用狼牙棒的名吉青，我們五個是結義弟兄。因來搶武狀元，不意被大哥挑死梁王，散了武場。小弟等欲待回家，怎奈囊空羞澀，思量又無家小，不如投奔大哥。來到紅羅山下，恰遇著一班毛賊攔路，被我們殺了，眾人們留我為主，因此在此胡亂取些金銀財帛，以作進見之禮。不想在此相遇，適纔冒犯，幸勿介意。」岳大爺大喜，施全等忙請眾位上山。擺了香案，一齊結為兄弟，各各收拾行李，跟隨岳大爺一齊回轉湯陰居住。終日修文演武，講論兵機戰法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那北地女真國黃龍府，有一個總領狼主，叫做完顏烏骨達，國號大金。生有五子：大太子名為粘罕，二太子名為喇罕，三太子答罕，四太子兀朮，五太子澤利。又有左丞相哈哩強，軍師哈迷蚩，參謀勿迷西，大元帥粘摩忽，二元帥咬摩忽，三元帥奇握溫鐵木真，四元帥烏哩布，五元帥瓦哩波，管下六國三川多少地方，每想中原花花世界，一心要奪取宋室江山。一日，老狼主登殿，當有番官上殿啟道：「軍師回來了。」老狼主命宣來。

當時哈迷蚩上殿，俯伏朝見已畢，奏道：「狼主萬千之喜！」老狼主道：「有何喜事？」哈迷蚩奏道：「臣到中原探聽消息，老南蠻皇帝讓位與小皇帝欽宗。這小皇帝自即位以來，不理朝政，專聽那些奸臣用事，貶黜忠良。兼之那些關塞上邊並無好漢保守。今狼主要奪中原，祇消發兵前去，包管一鼓而可得也。」老狼主聞奏大喜，即擇定了□五日吉利日子，往校場中挑選掃宋大元帥，出榜通衢，曉諭軍民人等，都到校場比武，各官領旨退朝。

到了那日，老狼主擺駕往校場中來，到演武廳上坐下。兩邊文武官員朝見已畢，站立兩旁。且說那演武廳前，有一座鐵龍，原是先王遺下鎮國之寶，重有一千餘斤，老狼主即命番官傳旨高叫道：「不論軍民人等，有能舉得起這鐵龍者，即封為昌平王、掃南大元帥之職。」旨意一下，那王子、平章、軍丁、將士，個個想做元帥。這個上來搖一搖，漲得臉紅；那個上來撥一撥，掙得面赤，好像蜻蜓撼石柱，俱各滿面羞慚，退將下去。老狼主道：「當年項羽拔山，子胥舉鼎，難道我國枉有這許多文武，就沒個舉得起這千斤之物？」正在煩惱，忽然旁邊閃出一人，但見他生得：

臉如火炭，髮似烏雲。虬眉長鬚，闊口圓睛。身長一丈，膀闊三停。分明是狼金剛下降，卻錯認開路神爭寧。原來是老狼主第四個太子，名喚兀朮。他是天上赤鬚龍下降，要來擾亂宋室江山的。當下上前俯伏奏道：「臣兒能舉這鐵龍。」老狼主聽了，大喝一聲：「與我綁去砍了！」左右番軍答應一聲，登時就把兀朮綁起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老狼主聽自家兒子能舉鐵龍，應該歡喜，為何反要殺他起來？祇因有個原故。那兀朮雖然生長番邦，酷好南朝書史，最喜南朝人物，常常在宮中學穿南朝衣服，因此老狼主甚不歡喜他。今日見無人舉得起鐵龍，心中正在煩惱，卻見他挺身而出，一時怒起，要將他斬首。

早有軍師哈迷蚩連忙奏道：「今日選將吉期，正要觀太子武藝，如何反要將他斬首？乞狼主詳察！」老狼主道：「軍師有所不知，你看滿朝王子、各平章、武將尚舉不起，量他有甚本領，出此大言。這等狂妄之徒不殺了，留他何用？」哈迷蚩又奏道：「凡人不可貌相。依臣愚奏，且命四太子去舉鐵龍，若果然舉得起，即封為前職，去奪中原，得了宋朝天下，此乃狼主洪福；倘若舉不起，然後殺他，也叫他死而無怨。」老狼主依奏，即命將兀朮放了，叫他去舉鐵龍，若舉不起即時斬首，以正狂妄之罪。

番軍領旨，即將兀朮放了綁。兀朮謝了恩下廳來，仰天暗暗祝告：「我若進得中原，搶得宋朝天下，望神力護佑，舉起鐵龍，若進不得中原，搶不得宋朝天下，便舉不起鐵龍，死於刀劍之下。」祝罷，就左手撩衣，右手將鐵龍前足一提，就舉將起來，高叫：「父王，臣兒舉鐵龍哩！」老狼主一見大喜，各殿下、各平章那個不稱贊。文武官員、軍民人等齊聲喝彩，俱說：「四殿下真是天神！」

那兀朮將鐵龍連舉三舉，哄曬一聲，將龍撩在半邊，上廳來，拜見父王繳旨。老狼主即封為昌平王、掃南大元帥，總領六國三川兵馬，帶領軍師參謀、左右丞相、各位元帥並那各邦小元帥，選定良辰吉日，發兵五□萬，祭了珍珠寶雲旗，辭別父王，進兵中原。真個是人如惡虎，馬似游龍；旗旗蔽日，金鼓喧天。

且說兀朮領兵在路行了一月有餘，到了南朝地界。第一關乃是潞安州。此關有個鎮守潞安節度使，姓陸名登，表字子敬。夫人謝氏，止生一子，年方三歲。這位老爺綽號小諸葛，手下有五千多兵，乃是宋朝名將。這日正坐公堂，忽有探子來報：「啟上大老爺，不好了！今有大金國差主帥完顏兀朮，帶領五□萬人馬，來犯潞安州，離此祇有百里之遙了。」陸節度聽見，吃了一驚，賞了探子銀牌一面，吩咐再去打聽。

即時令旗牌官出去，把城外百姓盡行收拾進城居住，把房屋盡行拆了，等太平時照式造還。又令各營將士上城緊守；又差旗牌到鋪中給價官價，收買斗缸，每一個城垛安放一隻，命木匠做成木蓋蓋了；令軍士在城上派定五個城垛，砌成灶頭三個；又令制造糞桶一千隻，桶內裝滿人糞；又取碗口粗的毛竹一萬根、細小竹子一萬根及棉花破布萬餘斤，做成唧筒。一面水關上下了千斤閘，庫中取出鋼鐵來，畫成鐵鉤樣子，叫鐵匠照式打造鐵鉤縛在網上。又在庫內取出數千桶毒藥，調入人糞之內，放在城上鍋內煎熬，放入缸內，專等番兵到城下，將滾糞潑下。若是番兵粘著此糞，即時爛死。晚上將鉤網佈在城頭之上，以防番兵爬城。料理已畢，然後親自修下一道告急本章，差官星夜前往汴梁，求朝廷發兵來救應。陸老爺恐怕救兵來遲，失了潞安州不打緊，那時連汴梁亦難保守，放心不下，又修了兩道告急文書，一道送至兩狼關總兵韓世忠處，一道送與河間府太守張叔夜，求他兩人發兵前來相助。差人出城去了，陸老爺自家就率領三軍，上城保守，晝夜巡查。正是：

設就陷坑擒虎豹，安排鐵網捉蛟龍。

花開兩朵，各在一枝。書中慢講陸老爺準備停當。再說兀朮領兵，一路滾滾而來，來到了潞安州，離城五□里，放炮安營。陸老爺在城上觀看番兵，果然厲害。但見：

滿天生怪霧，遍地起黃沙。但聞那撲通通駝鼓聲敲，又聽得咿
嗚嗚胡笳亂動。東南上千條鋼鞭鐵棍狼牙棒，西北裡萬道銀
錘畫戟虎頭牌。來一陣藍青臉，朱紅髮，竅脣露齒，真個奇形怪樣；
過兩隊錘播頭，板刷眉，環睛暴眼，果然惡貌猙獰。波斯帽，牛皮
甲，腦後插雙雙雉尾；鳥號弓，雁翎箭，馬項掛累累纓毛。旗幡錯
雜，難分赤白青黃；兵器縱橫，那辨刀槍劍戟。真個滾滾征塵隨地
起，騰騰殺氣蓋天來。

有詩曰：

一旦金人戰鬪開，縱橫戈戟起塵埃。胡笳吹徹軍心震，刀鬥聲驚客夢回。

鬼泣神號悲切切，妻離子散哭哀哀。人心不肯存公道，天降刀兵劫運來！

城上那些兵將見了，好不害怕，有的要乘金人初到，出去殺他一陣。陸老爺道：「此時彼兵銳氣正盛，祇宜堅守，等候救兵到來再處。」那時眾將士俱各遵令防守，專等救兵不提。

且說兀朮在牛皮帳中，問軍師道：「這潞安州是何人把守？」哈迷蚩道：「這裡節度使是陸登，綽號小諸葛，極善用兵的。」兀朮道：「他是個忠臣，還是奸臣？」軍師道：「是宋朝第一個忠臣。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某家去會會他。」當時隨即傳下號令，點起五千人馬，同著軍師，出了營來。眾番兵吹著喇叭，打著皮鼓，殺到城下。陸登吩咐軍士：「好生看守城池，待我出去會他一會。」當時下城來，提著槍，翻身上馬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。一聲炮響，匹馬單槍，出到陣前。抬頭一看，見那兀朮：

頭戴一頂金鑲象鼻盔，金光閃爍；旁括兩根雉雞尾，左右飄分。

身穿大紅織錦繡花袍，外罩黃金嵌就龍鱗甲；坐一匹四蹄點雪火龍

駒，手拿著螭尾鳳頭金雀斧。好像開山力士，渾如混世魔王。大叫一聲：「來者莫非就是陸登否？」陸登道：「然也！」那兀朮也把陸登一看，但見他：

頭戴大紅結頂赤銅盔，身穿連環鎖子黃金甲；走獸壺中箭比星，飛魚袋內弓如月；真個英雄氣象，蓋世無雙；人材出眾，豪傑第一。

兀朮暗想：「果然中原人物，比眾不同。」便開言叫聲：「陸將軍！某家領兵五萬，要進中原去取宋朝天下，這潞安州乃第一個所在。某家久聞將軍是一條好漢，特來相勸，若肯歸降了某家，就官封王位，不知將軍意下若何？」陸登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快通名來。」兀朮道：「某家非別，乃是大金國總領狼主殿前四太子，官拜昌平王、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朮的便是。」陸登大喝一聲：「休得胡說！天下有南北之分，各守疆界。我主仁德遠佈，存爾醜類，不加兵刃。爾等不思謹守臣節，反提無名之師，犯我邊疆，勞我師旅，是何道理？」兀朮道：「將軍說話差矣！自古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德者居之。爾宋朝皇帝肆行無道，去賢用奸，大興土木，民怨天怨。因此我主興仁義之師，救百姓於倒懸。將軍及早應天順人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倘若執迷，祇恐你這小小城池經不起。那時踏為平地，玉石俱焚，豈不悔之晚耶？」

陸登大怒，喝道：「好奴才，休得胡言！照老爺的槍罷！」當的一槍，望兀朮刺來。兀朮舉起金雀斧當一響，掀開槍，回斧就砍。陸登掄槍接戰，戰有五個回合，那裡是兀朮對手，招架不住，祇得帶轉馬頭便走，兀朮從後趕來。陸登大叫：「城上放炮！」這一聲叫，兀朮回馬便走。城內放下吊橋，接應陸登進城。陸登對著眾將道：「這兀朮果然厲害，爾等可小心堅守，不可輕視了他。」

且說兀朮收兵進營，軍師問道：「適纔陸登單騎敗走，太子何不追上前去拿住他？」兀朮道：「陸登一人出馬，必有埋伏。況他大炮打來，還趕他做甚？」軍師道：「太子言之有理。」當過了一夜。

次日，兀朮又到城下討戰。城上即將「免戰牌」掛起，隨你叫罵，總不出戰。守了半個多月，兀朮心焦起來，遂命烏國龍、烏國虎去造雲梯，令三元帥奇溫鐵木真領兵五千個打頭陣，兀朮自領大兵為後隊。來到城河，叫小番將雲梯放下水中，當了吊橋，以渡大兵過河。將雲梯向城牆扯起，一字擺開，令小番一齊爬城。將已上城，那城上也沒有甚麼動靜。兀朮想道：「必然那陸登逃走了。不然，怎的城上沒個守卒？」正揣想間，忽聽得城上一聲炮響，滾糞打出，那些小番一個個翻下雲梯，盡皆跌死。城上軍士把雲梯盡皆扯上城去了。兀朮便問軍師：「怎麼這些爬城軍士跌下來盡皆死了，卻是為何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此乃陸登滾糞打人，名為臘汁，沾著一點即死的。」兀朮大驚，忙令收兵回營。這裡陸登叫軍士將跌死小番取了首級，號令城上，把那些雲梯打開劈碎，又好煎熬滾糞，不表。

且說兀朮在營中與軍師商議道：「白日爬城，他城上打出糞來，難以躲避。等待黑夜裡去，看他怎樣？」算計已定。到了黃昏時候，仍舊領兵五千，帶了雲梯，來到城河邊，照前渡過了河，將雲梯靠著城牆，令番兵一齊爬將上去。兀朮在那黑暗中，看那城上並無燈火，那小番一齊俱已爬進城堞，心中大喜，向軍師道：「這遭必得潞安州了！」說還未了，祇聽得城上一聲炮響，一霎時，燈籠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日，把那小番的頭盡皆拋下城來。

兀朮看見，眼中流淚，問軍師道：「這些小番，怎麼被他都殺了？卻是為何？」哈迷蚩道：「臣也不解其意。」原來那城上是將竹子撐著絲網，網上盡掛著倒鬚鉤，平平撐在城上，懸空張著。那些爬城番兵，黑暗裡看不明白，都踹在網中，所以盡被殺了。兀朮見此光景，不覺大哭起來，眾平章相勸回營。兀朮思想此城攻打四日餘日，不得成功，反傷了許多軍士，好不煩惱。

軍師看見兀朮如此，勸他出營打圍散悶。兀朮依允，點起軍士，帶了獵犬鷓鷹，望亂山茂林深處打圍。遠遠望見一個漢子，向林中躲去，軍師便向兀朮道：「這林子中有奸細。」兀朮就命小番進去搜獲。不一時，小番捉得一人，送到兀朮面前跪著。兀朮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奸細？快快說來！若支吾半句，看刀伺候。」

不因這個人說出幾句話來，有分教：大膽軍師，割去鼻子真好笑；忠良守將，刎下頭顱實可欽。不知那人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